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九

晉 袁宏 撰

孝獻皇帝紀第二十九

建安元年春二月執金吾伏完為輔國將軍開府如三公是時董承張陽欲天子還洛陽楊奉李樂不欲尚書上官洪言還洛之議李樂斬洪由是諸將錯亂更相疑貳董承犇野王韓暹屯聞喜胡才楊奉之塢鄉欲攻韓

暹上使人諭止之夏五月丙寅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營求送至洛陽奉等從詔六月乙未車駕幸聞喜楊奉胡才悔令乘輿去乃與李樂議欲還大駕詐言當遊澠池東以避匈奴上不從庚子車駕從北道出傍山而東無匈奴寇李樂娓其言懼而辭還是時糧食乏盡張陽自野王迎乘輿賑給百官丙辰行至洛陽幸故常侍趙忠宅張陽治繕宮殿丁丑大赦天下是月孫策入會稽太守王朗與策戰敗績八月辛丑天子入南宮陽安名

陽以為已功故因以名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陽當扞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楊奉亦屯梁癸卯張陽為大司馬楊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是時州郡各擁兵自為莫有至者百官窮困朝不及夕尚書已下自出采樵或餓死牆壁間為吏兵所殺暹等各矜其功任意恣睢干亂政事於是曹操議欲迎乘輿或曰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親與天子還京北連張陽未可卒制司馬荀彧勸

之曰昔高祖東征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義也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能及也操從之辛卯操詣闕貢獻廩公卿以下操陳韓暹張陽之罪暹怖單騎

奔走上以暹陽有翼駕還洛之功一切勿罪於是誅羽林郎侯祈尚書馮碩侍中壺崇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种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浦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左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楊衆議郎羅邵伏德趙蕤為列侯賞有功也追贈射聲校尉沮儁為弘農太守矜死節也符節令董昭說曹操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已下諸將人人殊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唯有

移車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都遠近企望冀一獲安今復徙車駕不猒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操曰此孤之本志也遂言幸許之計上從之庚申車駕東楊奉自梁欲要車駕不及己巳車駕到許幸東營甲戌鎮東將軍曹操爲大將軍更封武平侯操固讓不許太尉楊彪司空張喜以疾遜位冬十月戊辰右將軍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操下不肯受操乃辭大將軍丙戌以操爲司空領車騎將軍辛卯

曹操征楊奉於梁奉奔袁術吕布襲徐州劉備奔曹操
初陳郡人袁渙為劉備茂才避地江淮之間為吕布所
拘布令渙作書罵辱備渙曰不可再三强之不許布大
怒以兵脅之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顔色不變笑而
應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也且
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也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
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備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
一旦去此復罵辱將軍可乎布慙而止渙字曜卿司徒

滂之子也渙少與弟徽俱以德行稱是時漢室衰微天下將亂渙與徽閑居從容謀安身避亂之地渙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不靖逃將安之若天將喪道民以義存唯強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徽曰古人有言知幾其神乎見幾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已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之興外患衆矣徽將遠蹈山海以求免乎天下殽亂各行其所志徽避地至交州渙展轉

劉備袁術呂布之間晚乃遇曹公渙說操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縣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豈政失其道歟伏聞明君善於救世亂則濟之以義偽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惠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禍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

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内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唯公所訓之則天下幸甚操重渙言以為軍諮祭酒渙常謂人曰夫居兵亂之間非吾所長每讓不敢處也張濟自關中走南陽為飛矢所中死從子繡領其衆屯宛天子既免張陽賈詡去李傕託於段煨頃之復歸張繡

二年春正月曹操征張繡繡降其季父濟妻國色也操

以為妾繡由是謀叛襲操七軍大破之殺其二子自曹操之迎乘輿也袁紹内懐不服紹既兼河朔天子畏其強操方東憂吕布南距張繡及繡敗操軍紹益自驕而與操書悖慢操大怒動止變於常衆皆以為失利於繡故也僕射鍾繇以問尚書令荀彧彧曰公以明哲必不追咎往事也殆有他慮乎遂見操以問焉操以紹書示之且曰今將征不義而力不敵如何彧對曰古之成敗誠有其材雖弱必強苟非其人其強易弱劉項之事足

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紹貌外寛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材所宜不問踈賤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有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寛緩法令不一士卒雖衆而實難用公法令嚴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歸之公以至仁待士又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已謙恭儉約而與有功者無吝故忠正殺身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夫以此四

勝仗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以四失背忠自專強何能為
操悦秋七月即拜太尉袁紹為大將軍於是馬日磾喪
還京師將欲加禮少府孔融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
旄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賊臣為所牽率
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以事君昔國佐當晉
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不得以見脅
為辭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聖人哀矜未忍追
治不宜加禮冬十月謁者僕射裦茂督三輔諸軍討李

傕也

三年春正月破傕斬之夷三族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李樂病死胡才為怨家所殺張陽為其將眭固所殺馬騰韓遂涼州自相攻擊五月韓暹楊奉死秋七月曹操征張繡破之荀彧説曹操曰不先取吕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若袁紹侵擾關中西羌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兖州抗天下五分之一也為之柰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久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彼見山東之敗必各

擁衆自保全若撫以恩德使連和相推雖不能久要公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公無憂也操從之

九月替操征吕布是歲袁術自立為天子術與楊彪婚親也操忌彪忠正收彪付獄將殺之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彪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操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搢紳之士所以仰瞻明公者以

輔相漢室舉直措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也操意解乃免彪彪覩漢祚將傾自以累世公輔恥事異姓遂稱疾不行徵鄭玄為大司農不至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為嗇夫隱恤孤苦閭里安之家貧雖得休假常詣校官誦經太守杜密異之為除吏録使得極學玄之右扶風事南郡太守馬融融門徒甚盛弟子以次相授至三年不得見玄講習彌篤晝夜不倦融

見奇之引與相見自篇籍之奥無不精研歎曰詩書禮樂皆以東矣會黨事起而玄教授不輟弟子數百人中平初悉解禁固玄已六十餘矣始為王公辟命一無所就者玄身長八尺秀眉朗目造次顛沛非禮不動黄巾賊數萬人經玄廬皆為之拜髙密一縣不被抄掠表紹嘗遇玄而不禮也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夫有為之君不失萬民之歡心况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有為也

四年春轉操獲吕布斬之二月司空轉操讓位於太僕趙岐不聽三月衛將軍董承為車騎將軍封操三千戸討吕布之功也固讓不受三月袁紹討公孫瓚六月拜孫策為會稽太守討逆將軍封呉陽侯初彭城人張昭避亂淮南策賓禮之及策東略遂為之謀主聞袁術僭號昭為策書諫術曰昔者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宗廟焚毁是以豪傑發憤赫然俱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

武修文與之更始而河北異謀黑山不順劉表僭亂於南公孫叛逆於北劉繇阻兵劉備爭盟是以未獲承命櫜弓戢戈也常謂使君與國同規舍是不卹睆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昔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何由逼而取之也今主上豈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僭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恩咸以歸心焉若輔而興之

旦奭之美率土之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效忠守節以報漢室世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大義成敗之計古今所慎也忠言逆耳駮議致憎苟有益於使君則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為有淮南之衆料策之必與己合及得其書遂愁沮發疾表紹自破公孫瓚貢御希慢私使主簿耿苞密白曰赤德運衰歷數將改宜順天意以應民望紹以苞白事咨於軍府議者咸以苞為妖妄宜誅

紹殺苞以怳衆然遂有逆謀於是紹將南出師以攻曹操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歴年百姓疲弊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船舫繕治器械分遣精騎抄掠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克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人衆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

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建宫許都今興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鍊非公孫瓚坐而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為公危之圖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况伐曹師而云無名且公師武臣勇將士憤怒人思自騁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者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葢非見時知機之策紹從之圖等因

是謂授曰授監統内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黄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内紹疑焉乃分監軍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南冬十一月張繡賈詡降曹操十二月甲辰司隸校尉鍾繇持節鎮撫關中庚辰曹操率師拒袁紹於官渡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顔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

雖强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犯法必不能宥也不宥攸必為變顔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袁術欲北至青州曹操使劉備要擊之會術病死操悔遣備追之不及備遂據下邳

五年春正月壬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謀殺曹操發覺伏誅初承與劉備同謀未發而備出謂服曰郭汜有數百兵壞李傕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不耳昔呂

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髙今吾與子猶是也服惶恐不敢當曰兵少柰何承曰第興事奪得曹公兵何憂不足耶服曰今京師豈有可任者乎承曰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輯碩皆被誅曹操攻劉備備奔袁紹二月紹遣沮授郭圖淳于瓊顔良等攻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沮授臨發會其宗族散貲財以與之曰夫勢存則威無不行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兄何懼焉授曰以曹兖州之明略又挾天

子為資我雖克伯珪衆實疲敝而主驕將汰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曰六國蚩蚩為嬴弱姬今之謂矣夏四月曹操救劉延大戰斬顔良秋七月辛巳立皇子馮為南陽王壬午南陽王薨八月袁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不可還紹不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所部并屬郭圖遂軍官渡紹衆盛操軍大

懼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引紹彧報曰紹聚官渡欲與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能聚人而不能用也以公神武明哲而奉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能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劉備去袁紹南奔汝南九月庚子朔日有蝕之詔

公卿各上封事靡有所諱表曹相持於官渡孫策欲襲許迎乘輿部署未發為許貢客所害先是吳郡太守許貢為策所殺其小子與客謀報曰孫策勇鋭若多殺人於道策必自出則可擒也客從之乃殺人於江邊策聞之怒單騎自出客刺傷之將死謂張昭曰中國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可觀成敗公等善輔吾弟呼權佩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力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初

筞在吳與張昭論曰今四海未定當以武平之耳吳人
陸績年少在坐末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
以來之今諸君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唯尚武績雖童
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
算數無不該覽及權統事奏辟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
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績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在軍旅
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預自知亡日

乃為辭曰有漢士人吴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翫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遏厄遭命不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十一月甲子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紹師大潰沮授為操軍人所執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與之有舊逆謂之曰分野殊異遂用阻絶不圖今日乃相擒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擒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

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舍而厚遇之頃之謀歸袁氏操殺之

六年春三月曹操以袁紹新敗欲悉軍以征劉表以問尚書令荀彧彧曰今紹之敗其衆離心宜因而定之而欲遠背兗豫南軍江漢夫困獸猶鬭況在紹乎若紹収其遺燼承虛以出則公之事去矣四月曹操將兵於河上八月辛卯侍中郗慮尚書令荀彧司隸鍾繇侍講于

內冬十一月曹操征劉備備奔劉表屯新野

七年夏五月庚戌袁紹發病死初紹有三子譚熙尚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愛尚數稱其才紹以奇其貌欲以為後乃出譚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一兎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推前代成敗之誡下思逐兎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三子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矣及紹未命而死其別駕審配護軍逢紀

宿以驕侈為譚所疾於是紀外順紹妻內慮私害乃矯言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由是有隙譚軍黎陽九月曹操征譚尚越巂男子化為婦人周羣曰將有易代之事

八年春操破譚尚秋七月曹操上言守尚書令荀彧自在臣營參同計畫周旋征伐每皆尅捷奇策密謀悉皆共決及彧在臺常私書往來大小同策詩美腹心傳貴廟勝勲業之定彧之功也而臣前後獨荷異寵心所不

安彧與臣事通功並宜進封賞以勸後進者於是封彧為萬歲亭侯八月曹操征劉表軍次西平譚尚爭冀州九月公卿迎氣北郊始用八佾冬十月曹操至黎陽

九年夏四月操拔邯鄲秋八月曹操破鄴袁尚袁熈奔奴辛巳封蕭何後為安衆侯九月太中大夫孔融上書曰臣聞先王分九圻以近及遠春秋内諸夏而外夷狄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故曰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周室既衰六國力征授賂强秦割裂諸夏鎬京之制商邑之

度歷載彌久遂以闇昧秦兼天下政不遵舊革剗五等掃滅侯甸築城萬里濵海立門欲以六合為一區五服為一家關衛不設家庭臨海遂使陳項作難擊柝不救聖漢因循未之匡改猶依古法頴川南陽陳留上黨三河近郡不封爵諸侯臣愚以為千里國内可略從周官六鄉六遂之文分取北郡皆令屬司隷校尉正以王賦以崇帝室役自近以寛遠華夏貢獻外薄四海揆文奮武各有典書帝從之戊辰以司空曹操領兾州牧或說操

曰宜復古制置九州則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操將從之荀彧言於操曰冀州求公領牧以要民心甚善至於分攺九州竊有疑焉若是冀州當取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并幽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尚擒審配海内震駭人人自恐不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説關右將士以動心之計今聞此必以為次第見奪一旦生變有善守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寛其死而袁譚懐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

易圖也顧公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荆州
黄王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其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
乃議古制操曰微足下失之者多矣遂寢九州之議十
月有星孛於東井分涼州四郡為梁州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袁譚於南皮大破斬之丁丑增封
操萬三千户平幽冀之功也八月侍中荀悦撰政治得
失名曰申鑑既成而奏之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五典
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絃之舞之前監既明後

復中之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其致也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也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也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修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

善雖使契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矣故在上者先豊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感神明正萬物而成至治者必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惡好惡既定乎功罪毀譽亦終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作詐偽淫巧以蕩衆心故事無不核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詐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敬其心内

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其在中人之倫則禮刑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域教行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怠怠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

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賞明罰審信順令行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安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垂拱揖讓而海內平

矣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有欲顯而不得欲隱而名彰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可備史官掌其典常上覽而善焉悅字仲豫頴川人也少有才理兼綜儒史是時曹公專政天子端拱而已上既好文章頗有才思以漢書為繁使悅刪取其要為漢紀三十篇冬十一月并州刺史髙幹反

十一年正月有星孛于北斗占曰人主易位曹操征高幹斬之巳丑增封操并前三萬户食柘城陽夏四縣比鄧禹吳漢故事秋七月武威太守張猛殺涼州刺史商邯

後漢紀卷二十九

後漢紀卷三十

晉 袁宏 撰

孝獻皇帝紀第三十

十二年春曹操上表曰昔袁紹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荀彧乃建進討之規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彧覩勝敗之機略不出世紹既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彧復止臣陳其得失

臣用反旆於是遂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遂征劉表則河北延其凶計㦯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為福臣所不及也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原其績效足享高爵而海内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封戶邑㦯深辭讓操報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而已前後謙冲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以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密謀

安衆先於孫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何取謙亮多邪三月癸丑增封守尚書令彧戶一千幷前二千戶操欲表彧為三公彧使荀攸申讓至於十數乃止是時或謂操曰公子聰明儁上宜高選天下賢哲以師保之輔成至德及征行軍宜以為副貳使漸明御軍用兵之道操從之秋八月曹操登白狼山與匈奴冒頓戰大破斬之袁尚袁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斬尚熙首送京師乙酉封操三子為列侯操不受冬十月星孛於鶉尾乙酉濟

南王斌為黄巾所殺劉備屯新野荆州豪傑歸者日衆
琅邪陽都人諸葛亮字孔明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身
長八尺嘗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
州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之信然於是徐庶見劉
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
來庶曰此人宜可以就見不可屈致將軍且枉駕顧之
由是備三詣其廬因屏人而言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
主上蒙塵孤不量力度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

短遂用猖蹷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為計將安出亮荅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遂能克紹以弱為彊此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謀此可與之為援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將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

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后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内修政治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如是霸業可成漢室復興也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諸將不悦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得水願諸君勿復言

十三年春正月癸未司徒趙温請置丞相秋七月曹操
征劉表八月丁未光禄大夫郗慮為御史大夫初操以
穀少禁酒太中大夫孔融以為不可與操相覆疏因以
不合意時中州略平惟有吳蜀融曰文德以來之操聞
之怒以為怨誹浮華乃令軍諮祭酒路粹傅致其罪壬
子太中大夫孔融下獄誅妻子皆棄市融字文舉魯國
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年十餘歲隨父詣京都時
河南尹李膺有重名敕門通簡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

家子孫不見也融欲觀其為人遂造膺門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孫門者白膺請見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家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僕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禕後至同坐以告禕曰小時了了者至大亦未能奇也融曰如足下幼時豈常惠乎膺大笑謂融曰高明長大必為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慕毁瘠杖而後起州里稱其至孝初山陽張儉與融兄褒友善亡命來詣褒適

出時融年十六儉不告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以門客發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收融及襃送獄融曰保內藏舍者融也當坐之襃曰彼來求我求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襃坐之融由是顯名年二十八為北海太守先是黃巾破青州融收合吏民起兵自守賊張饒等過青州融逆擊為其所敗收餘兵保朱虛稱詔誘吏民復置城邑崇學校

庠序舉賢貢士表顯耆儒以彭璆為方正邴原為有道王修為孝廉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鄉名曰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四方遊士有死亡皆為棺木而殯葬之使甄子然臨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年餘為羣賊所攻不能自守建安初徵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輒為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初潁川陳紀論復肉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

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纔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融難之曰古者吏端刑清治無過差百姓有罪皆不之濫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法害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斮一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世休和不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死類多趨

惡風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没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陳湯之都賴魏尚之邊功無所復施也曹公將復肉刑以衆議不同乃止

袁宏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蓋利用之物懸於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内也於是有陵競之行放肆希求放肆不已不能充其嗜慾也則苟且僥倖之所生也希求無

猒無以遂其欲也則姦偽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弊故先以德禮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閭宫者守内刖者守囿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

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禮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刑也縱而不已則陷於刑辟矣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也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於未然也示以恥辱所以内化其心治之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也終入辜辟者非風化之所能移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

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陷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案三千之文而致刑措之美乎蓋德化刑清所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寛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耻言人過文帝登庸加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化篤厚斷獄四百幾於刑措豈非德刑兼用之效哉世之論者欲言刑罰之用不先

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以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鏁復齒於人是以民不恥惡數為盜姦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所去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鄰里且猶恥之而況朝廷乎如此則夙沙趙高之儔無所施其惡則陳紀所謂無淫放穿窬之姦於是全矣古者察言觀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設有不幸則八議之所宥也若夫卞和史遷之冤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於大辟而況肉刑

哉又當刑之與枉殺人其理不同則死生之論固已殊矣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吏坐受財守官物而即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以謂當生而令死者也今不忍截割之慘而安剿絶之悲此皆治體之所先而有國所宜改者也劉表病死少子琮領荆州九月劉琮降曹操劉備率衆南行曹操以精騎追之及於當陽備與諸葛亮等數十騎邪趣漢津徐庶母見獲庶辭備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

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辭遂詣曹操操既有荆州水軍十萬將順流東伐吳人震恐議者咸勸孫權迎操周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精兵足用英豪樂業尚當横行天下為漢除殘去害況操自送死何迎之有瑜得精兵三萬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天子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唯孤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

天以君授孤也劉備至夏口諸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求救於孫將軍時權軍於柴桑備使亮說權曰海內喪亂將軍起兵江東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平矣遂破荆州威振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行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案戈束甲北面而事之乎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

不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義不辱況豫州王
室之冑英才蓋世人之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
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權勃然曰吾不能以全吳之地
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曹操
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復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雖敗戰
士還者精甲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騎一
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
故兵法忌之曰必蹷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

荊州之民附操者逼以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契破操必矣操敗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將水軍三萬隨亮詣備并力拒操

冬十月癸未日有蝕之十二月壬午徵前將軍馬騰為衛尉是月曹操與周瑜戰於赤壁操師大敗

十四年劉備以孫權行車騎將軍備自領荆州屯公安

七月曹操征孫權冬十月晦日有蝕之

十五年春二月乙巳日有蝕之

十六年春正月辛巳以曹操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三月馬超韓遂反秋七月操征超遂大破之是歲劉備入益州

十七年春正月加曹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贊拜不名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超之父也六月庚寅晦日有蝕之秋七月庚戌立皇子熙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邈為濟北王敦為東海王冬十月曹操征孫權侍中尚書

令荀彧勞軍於譙初董昭等謂曹操宜進爵郡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語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禮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平之是行也操請彧勞軍因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監丞相軍事次壽春彧以憂死

袁宏曰夫黙語者賢人之經畧也巻舒廢興之間非徒以智屈伸貴其多算權其輕重而揣難易焉君子之行已也必推其心而達其道信其誠而行其義義不違心

故百姓知其無私道不失順則天下以為至當其出也忠著於時君仁及於天下匹夫匹婦莫不咨嗟者以其致功之本於義也若時不我與中道而廢内不負心外不媿物千載之下覩其迹而悲其事以為功雖不就道將可成也及其黙也非義而後退讓謀而後止蓋取舍不同故究轉龍蟠以求其志雖仁者之心大存兼愛援手而陷於不義君子不為也茍違斯道四體且猶致患而况萬物乎漢自桓靈君失其柄陵遲不振亂殄海内以

弱致獘虐不及民劉氏之澤未盡天下之望未改故征伐者奉漢拜爵賞者稱帝名𦋺之重未嘗一日非漢魏之平亂資漢之義功之克濟荀生之謀謀適則勲隆勲隆則移漢劉氏之失天下荀生為之也若始圖一匡終與勢乖情見事屈容身無所則荀生之識為不智矣若取濟生民振其塗炭百姓安而君位危中原定而社稷亡於魏雖親於漢已踈則荀生之功為不義也夫假人之𦋺乘人之權旣而以為已有不以仁義之心終亦君

子所恥也一汙猶有慙色而況為之謀主功奮於當年迹聞於千載異夫終身流涕不敢謀燕之徒隸矣功自己為之而已死之殺身猶有餘媿焉足以成名也惜哉雖名蓋天下而道不合順終以憂卒殞身於不義故曰非智之難處智之難非死之難處死之難嗚呼後之君子嘿語行藏之際可不慎哉

十八年春二月庚寅省幽州并州以其郡國并屬冀州省司隷校尉以其郡國分屬豫州省梁州以其郡國并

屬益州夏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曹操為公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在唐魏當此之時殆若綴旒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率土之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振悼於厥心曰惟考惟祖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於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首啓戎行此君之忠

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邑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邁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轅將反張陽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

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秉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黄河拓定四州表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桓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處塞北束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賦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

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序海内宣美風俗旁施勤教表繼絶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祚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

之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恭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斧鉞秬鬯弓矢大啟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之是賴今君丕稱顯德明保朕躬奉荅天命導揚弘烈綏寧九域莫不率俾功高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恧焉朕以眇眇之身託於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泉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為魏國公錫君玄土苴

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周邵師保出為二伯外内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兾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穡人昬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廉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八佾之舞君宣翼風化爰及四方遠人迴面華夏充實是用

錫君朱户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
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纎毫
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逖天
刑章厥有罪犯關干紀莫匪誅殛是用錫君斧鉞各一
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
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盧矢千君以温恭為基孝友為
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
魏國宜置丞相以下羣臣百僚皆如漢初諸侯王制往

欽哉敬服朕命簡卹爾衆時亮庶工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六月己巳徙趙王珪為博陵王

十九年春三月癸未改授魏公金璽赤韍遠遊冠夏五月劉備尅成都遂有益州諸葛亮為股肱乃峻刑法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有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一夫揮臂天

下土崩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自是已來有累
世之恩支柱羈縻示相承奉德政不修威刑不肅寵之
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此
也吾今先威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
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此為著冬十一月丁
卯皇后伏氏廢非上意也曹操使人收后后被髮徒跣
而出上謂御史大夫郗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乎后見
殺之日后父完及宗族死者百有餘人

二十年春正月立皇后曹氏操女也初操以二女為貴人大貴人立為皇后三月曹操征張魯秋七月魯遂降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丑封魏公子六人為列侯夏四月甲午進魏公爵為王五月己亥朔日有蝕之

二十二年夏四月命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冬十月命魏王冕有十二旒乘金根車設五時副車是歲大疫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太醫令吉平少府耿晃等謀誅

曹操發覺伏誅三月有星孛于東井
二十四年春三月壬子晦日有蝕之夏五月劉備取漢
中秋八月諸葛亮等上言曰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
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髙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
而上官逆謀皆憑世寵藉履國威權窮凶極亂社稷幾
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擒凶討逆扶危定傾
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家運不造之難董
卓首亂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

見害剥喪天下殘毁民物久令陛下蒙塵幽處人神無位遏絶王命厭昧皇極欲遷神器左將軍領司隷校尉豫荆益等州牧宜城亭侯備授朝爵秩念在輸力以徇國難覩其機兆赫然發憤與車騎將軍董承謀共誅操將安國靜難克寧舊都會承不密令操遊魂遂得長惡殘泯海内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歴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

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亮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備破収漢中海内英雄望風蝗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照萬世奉辭在外詔命斷絶昔西河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河山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績效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甚於隴蜀操外呑天下内殘羣僚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立可謂寒心臣等輒依舊典立備為漢中王拜大司

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埽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所置依漢初立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國家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詔之罪雖死無恨遂於江陽設壇場御王冠於劉備備上言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除寇靜難以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否而不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自是之後羣凶縱横殘剥海内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同應或忠義奮討

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氷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
侵擅國威恣心極亂臣等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討
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
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
力懦弱不武歷年無效常恐殞歿孤負國恩假寐永歎
夕惕若厲今臣羣僚以為昔在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厲
翼五帝以來此道不廢周監二代建諸姬姓實賴晉鄭
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

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簒逆已顯既王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印綬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臣見逼迫以大義追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墮誠臣深憂碎首之日若應權通變以寧聖主雖越水火所不敢辭常慮於懷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髙寵厚俯思自效憂深責重驚悸累息如臨於谷輒將率六軍順時撲討以寧社稷以報

萬分九月丞相掾魏諷謀誅曹操發覺伏誅諷有威名潛結義士坐死者數千人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謚曰武王壬寅詔曰魏太子丕昔皇天佑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羣凶戡定九州弘功茂績光于宇宙朕用垂拱三十有餘載天不憖遺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切傷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紹熙前緒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紱領冀州牧方今外

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尚在邊境干戈不得韜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修諒闇之禮究曾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憂懷旁祗厥緒時亮天工以稱朕意於戲可不勉乎二月丁未朔日有蝕之冬十月乙卯詔曰朕在位三十有二載遭天下蕩覆幸賴宗廟之靈危而復存然瞻仰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裕明德以應其期是歷數昭明亦可知矣大道之行天下

為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於無窮朕羨而慕之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王乃告宗廟使御史大夫張音奉皇帝璽綬禪位于魏王曰咨爾魏王昔者帝堯禪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滋昏羣凶肆逆宇宙傾覆賴武王拯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綏我宗廟豈余一人獲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天降瑞人神

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禮度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禄永終君其祗奉大化饗兹萬國以肅天道庚午魏王即皇帝位改年曰黄初魏帝既受禪問尚書陳羣曰朕應天順民卿等以為何如羣對曰臣與華歆俱事漢朝雖欣聖化義形于色

袁宏曰夫君位萬物之所重王道之至公所重在德則弘濟於仁義至公無私故變通極於代謝是以古之聖

人知治亂盛衰有時而然也故大建名教以統羣生本諸天人而深其關鍵以德相傳則禪讓之道也暴極則變則革代之義也廢興取與各有其會因時觀民理盡而動然後可以經綸丕業弘貫千載是以有德之興靡不由之百姓與能人鬼同謀屬于蒼生之類未有不蒙其澤者也其政化遺惠施及子孫微而復隆替而復興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及其亡也刑罰淫濫民不堪命匹夫匹婦莫不憔悴於虐政忠義之徒無由自效其誠

故天下翕然新主之望由兹而言君理既盡雖庸夫得自絶於桀紂暴虐未極縱文王不得擬議於南面其理然也漢自桓靈君道陵遲朝綱雖替虐不及民雖宦豎乘間竊弄權柄然人君威尊未有大去王室世之忠賢皆有寧本之心若誅而正之使各率職則二祖明章之業復陳乎目前雖曰微弱亦可輔之時獻帝幼冲少遭凶亂流離播越罪不由已故老後生未有過也其上者悲而思之人懷匡復之志故助漢者協從背劉者衆乖

此蓋民未忘義異乎秦漢之勢魏之討亂實因斯資旌旗所指則以伐罪為名爵賞所加則以輔順為首然則劉氏之德未泯忠義之徒未盡何言其亡也漢茍未亡則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實而冒揖讓之名因輔弱之功而當代德之號欲比德堯舜豈不誣哉初魏王欲以楊彪為太尉彪辭曰嘗已為漢三公遭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氏之臣於義既無所為於國選亦不為榮也遂聽所守及魏受禪乃下詔曰夫先王制

几杖之賜所以賔禮黄耇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髙年受玆嘉錫公故漢宰臣乃祖以來世著忠賢公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彰舊徳其錫公延年杖及伏几筵朝請之日使杖入侍又使著鹿皮帽冠彪上章固讓不聽年八十四以壽終彪字文先幼習祖考之業以孝義稱自為公輔值王室大亂彪流離播越經歷艱難以身衛主不失中正天下以此重之自震至彪四世宰輔皆以儒素名徳相承秉

賜雖方節不及震然其恭謹孝友篤誠不忝前列也有子曰修少有俊才而德業之風盡矣至魏初坐事誅癸酉魏以河内之山陽封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馬明年劉備自立為天子

後漢紀卷三十